

「懿」字源流考*

林宏佳**

提 要

「懿」字見於先秦古籍，過去對其字義用法並無疑義，但其字形如何分析，則前人早已對《說文》「从壹，恣省聲」的說解提出質疑。現代學者考釋出金文即「懿」字，推動對懿的認識，但認為「懿」从「壺」，比對甲骨文、金文材料都難使人信服，對於字形右側人形的喉部為何要特意標示為兩個圓圈，也難有妥善解釋。近年，隨著甲骨綴合，「懿」字有了比金文更早的材料，學者或以為其造字理據與「噎」有關，本文則主張當為與「噫」有關，較可解釋「懿」在文獻中為何都用為美善之意。此外，新出的竹書如《清華簡》中，也出現若干「壹」字的新材料，對於「懿」的字形演變以及字義探究，也可以提供更豐富的材料，文中亦一併討論之。

關鍵詞：懿、甲骨文、金文、清華簡、說文

* 收稿日期：2022年3月7日；通過刊登日期：2022年8月29日。

本文原題〈說「懿」〉，曾於本系第366次學術講論會（2017年3月8日）及本系與德國漢堡大學寫本文化中心合辦之「異文——文本與形制國際學術研討會」（2021年10月23-24日）宣讀，承丁亮、黃銘崇、河永三、石安瑞（Ondrej Skrabal）等諸先生提供修改建議，投稿時復蒙審查人惠賜針砭，賴有追琢，得成斯相，凡此益我，謹申謝忱；唯不足之處，文責概由本人自負。

**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一、前言

「懿」字見於先秦文獻者，如《尚書·無逸》「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孔《傳》解「懿恭」為「以美政恭民」¹《詩·大雅·烝民》「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傳》云：「懿，美也。」²《周頌·時邁》「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箋》云：「懿，美。」³《左傳·僖公廿四年》「不廢懿親」，杜《注》：「懿，美也」等，⁴與《爾雅·釋詁》「懿，美也」之訓相同，⁵不煩殫舉。

此外，「懿」字亦見於兩周金文，作為人物或德字之定語，修飾其後之名詞，前者如「懿王」（〈匡卣〉，5423）、⁶「懿父」（〈沈子它簋蓋〉，4330）、「懿母」（〈穆父鼎〉，2331）、「懿伯」（〈番壺〉，9670）、「懿仲」（〈逯盤〉，NA0757）、⁷「懿叔」（〈禹鼎〉，2883；〈司馬懋罇〉，NB0429）、「懿恭孟姬」（〈禾簋〉，3939）等；後者作「懿德」者則有〈牆盤〉（10175）、〈癩鐘〉（251）等，學者一般都援引上舉舊注訓為美，略無異說。⁸

據上揭傳世文獻及金文辭例，「懿」字用以形容一種美好的人物或德性，殊無疑義。有待討論者在於，〈釋詁〉「懿」字條全文為：

睢睢、皇皇、藐藐、穆穆、休、嘉、珍、禕、懿、鑠，美也。

郭《注》：自穆穆已上，皆美盛之貌。其餘常語。⁹

1 舊題（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疏，《尚書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2001，影清嘉慶20年江西南昌府學刻本），卷16，頁242。本文引用十三經的經、傳、注、疏，如無特別註明，皆用此本，下文不另註出版項。

2 （漢）毛亨傳，（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疏，《毛詩注疏》，卷18-3，頁674。

3 （漢）毛亨傳，（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疏，《毛詩注疏》，卷19-2，頁720。

4 （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注疏》，卷15，頁256。

5 （晉）郭璞注，（宋）邢昺疏，《爾雅注疏》，卷2，頁20-21。

6 本文引用金文於器名後以括號注明之數字，表示該器在中國社科院考古所編，《殷周金文集成》（上海：中華書局，1980-1983）之編號。辭例根據依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殷周金文暨青銅器資料庫》<http://www.ihp.sinica.edu.tw/~bronze/>（檢索日期：2022年01月29日）。資料庫為研究帶來莫大便利，謹誌謝忱。

7 器名後之NA或NB加數字，表示該器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殷周金文暨青銅器資料庫》之編號。

8 稍有異者，沈培根據新近的出土材料，提出「懿德」不能泛泛理解為美德，而應破讀為「抑德」（抑戒之德），見氏著，〈由清華簡《四告》申論周人所言「懿德」的內涵〉，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ht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4707>（檢索日期：2021年9月21日）。相關討論，另詳本文之〈六〉。

9 （晉）郭璞注，（宋）邢昺疏，《爾雅注疏》，卷2，頁20-21。

「美」屬抽象的感官經驗，做為表示美的常語，「懿」為何具有此一語意？或者說，在美的概念下，其實也包括了許多不同的面向，「懿」所指的美，究竟是提取自何種感官經驗？意即「懿」在造字之時與實際使用過程中，如何從具體的形象走向抽象概念的表達？以下，擬先就《說文》形、音、義層面展開論述，藉由檢討許慎的解釋，重新認識其侷限之處。其次，針對近代學者的說法進行述評，嘗試釐清各說合理與存有疑義之處，接著再援引相關出土文字，嘗試勾勒「懿」字造字的創意，以及字形部件演變與文例使用間的關聯。

二、《說文》「懿」字說解之檢討

許慎於《說文·壹部》云：

懿（），媿久而美也。从壹，从恣省聲。¹⁰

以「壹」為意符。據此，以下引入《說文》對於「壹」分析，以及與「壹」相涉的「壺」字，俾便展開論述：

壺（），媿壺也。从壺吉，吉亦聲。

壺（），昆吾圓器也。象形。从大，象其蓋也。¹¹

就《說文》自身篆形而言，將「懿」分析為「从壹」，取其「媿壺」之意是可以成立的，但「壹」字「从壺吉」如何得出「媿壺」之意，則許慎並未直接解釋。個別學者，如南唐徐鍇（920-974）據《說文·壹部》所收之「壺（）壺，壺也。从凶，从壺不得泄，凶也。《易》曰：『天地壺壺。』」進一步註解云「气壘鬱也。今《易》作『網緼』。會意。」¹²由於許慎已於壺字下明云壺有「不得泄」之意，徐鍇即於「壺」下注云：「從壺，取其不泄也。」以今日角度觀之，壺自無「不得

10（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臺北：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9），卷10下，〈壹部〉，頁500。引文「媿久」，大徐本作「專久」，（漢）許慎，《說文解字》，收入《四部叢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影靜嘉堂本），初編冊4，卷10下，〈壹部〉，頁3a。

11（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卷10下，〈壹部〉，頁500；同書，同卷，〈壹部〉，頁500。

12（南唐）徐鍇，《說文解字通釋》（北京：中華書局，2011，影印清道光間祁雋藻刻本），卷20，頁205。又，本文引用之小篆字形，及特殊字形之圖片字，均取自「小學堂文字學資料庫」<https://xiaoxue.iis.sinica.edu.tw/>（檢索日期：2022年02月15日）。資料庫為研究帶來莫大便利，謹誌謝忱。

泄」之義，但徐鍇此說以許解許，當可代表許慎對「壹」字何以从壺的認識。¹³然而《說文》對「懿」字的解釋，實際上於形、音、義都頗啓人疑竇，歷來文字學家都提出不少質疑，以下便試著引述並檢視其合理性。

《說文》訓「懿」爲「媻久」，與前引孔《傳》、毛《傳》、鄭《箋》、杜《注》等並訓爲「美」相較，可知「媻久」實爲《說文》獨有的解釋。《說文》訓「壹」爲「媻壹也」，顯然，許慎是依據「壹」以說解「懿」的美指專一，視「壹」爲意符；「恣」則是「恣」聲之省。然而，與文獻訓「美」相對照，兩者取義有何關聯？又，視「恣」爲省聲，是否有語音與平行例子的佐證？關於《說文》說解在形、音、義方面的缺環，歷來《說文》學家多有補充與修正，以下分別述之：

就字音而言，「懿」、「壹」古音均爲影母質部，聲韻俱同，「壹」完全可以做爲「懿」的聲符，而「恣」是清母脂部字，與「懿」反不如「壹」接近。段玉裁（1735-1815）云：

「从恣省聲」四字，蓋或淺人所改竄，當作「从心，从欠，壹亦聲」。¹⁴

段氏將「壹」視爲聲符確實是比較合理的分析；尤其「恣」在《說文》與文獻用字中幾乎不作聲符使用，將其視爲聲符確實啓人疑竇。「懿」在後世字書中，《玉篇》收其異體作「愷」，《集韻》除「愷」外又收「欵」，¹⁵「愷」、「欵」作爲「懿」的異體，皆以「壹」爲聲符（或如段玉裁所說爲「亦聲」），間接佐證「懿」以「壹」爲聲是相對合理的。

就字形而言，首先須處理的是，目前通行的「懿」字右上从「次」，段玉裁認爲應該从「欠」，已見上引。過去，學者對此意見不一，如鈕樹玉（1760-1827）指出，《一切經音義》、《玉篇》引「懿」字，右上都从「次」、不省，王紹蘭（1760-

13 楊樹達認爲徐鍇此說「形義之不相附自若也」，並進一步引述段玉裁、徐灝之說，以爲「壹」之本義即當爲「壹壺」。見氏著，《積微居小學述林全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頁94-96。又，商承祚認爲「其實壹壺乃晚周道家字，與氣之作氣同，而爲吉凶字之別構」，轉引自李國主編，《古文字詁林》（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冊8，頁847。楊、商二人都同意从壺有閉塞之義，只是楊氏進一步認爲「壹」的本義即是「壹壺」；商氏則是對「壹壺」二字字義提出新的解釋，二文所論均非本文討論對象，故均不詳錄。

14（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卷10下，頁500。又，段玉裁於下文又歷引文獻說明懿、抑、壹三字同音，此部分目前並無爭議，至於抑與懿、壹的聲韻關係下文還會談到，故在此略而未錄。

15 參徐在國，《隸定古文疏證》（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11），頁216。

1835) 進一步懷疑「省」字爲後人所改。¹⁶ 趙平安云：

從說解看，懿當作懿。驗之文物文字資料，如〈禾簋〉、《漢印徵補遺》10·5、〈孔宙碑〉、〈魯峻碑陰〉、〈楊震碑〉等，也是如此。《類篇》說懿「或不省作懿」，不省的寫法始見於〈郭泰碑〉（公元172年），比較晚出，因此大徐本懿篆很可能受了隸書的影響而致誤。¹⁷

根據本文後文引敘的金文字形，「懿」字所从的欠形作「𠂔」（截取自〈班簋〉），尚不宜直接說爲从「欠」，但確實本不从「次」。至於字形爲何由从所謂「𠂔（欠）」改爲从「次」，楊敏、孟蓬生認爲「欠」的古音溪母談部、「次」則爲清母脂部，「次」、「懿」皆在脂部，聲音條件顯然較「欠」更爲密切，故由「欠」而「次」反映了一種典型的變形音化的過程；¹⁸ 劉洪濤則認爲古文字「欠」、「次」作爲部件使用時往往混用無別，¹⁹ 故不採變形音化，主張是部件混用所致。就聲音條件而言，相較於「欠」，「次」自然與「懿」更爲接近，但「壹」本可用爲「壹」的聲符，何必透過變形再從「次」聲？對於其他或从欠、或从次的字，如「足」亦作「𠂔」或「𠂔」，亦難以聲韻條件解釋，因此在出土文字中存在大量的部件混用之基礎上，劉洪濤說當更爲合理。

至於主張字形部件原本从「欠」者，段玉裁云：

「从恣省聲」四字，蓋或淺人所改竄，當作「从心，从欠，壹亦聲」。从心从欠，所謂「持其志無暴其氣」、「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也。²⁰

「持其志」蓋與「从心」有關，然其「無暴其氣」、「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云云，

16 丁福保輯，《說文解字詁林正補合編》（臺北：鼎文書局，1977），冊8，頁989-990，引《校錄》、《段注訂》。

17 趙平安，《說文》小篆研究（南寧：廣西教育出版社，1998），頁135。又，靜嘉堂本「懿」篆从「欠」，檢《說文解字詁林》「懿」字條所收諸書，篆形亦均从「欠」。所謂「大徐本懿篆很可能受了隸書的影響而致誤」，所據篆形似另有來源。以上，分見（漢）許慎撰，《說文解字》，初編冊4，卷10下，〈壹部〉，頁90；丁福保輯，《說文解字詁林正補合編》，冊8，頁989-990。

18 楊敏、孟蓬生，〈「懿」及「壹」的來源試析〉，《河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39卷6期（2016.11），頁118。

19 劉洪濤，〈談戰國楚系的「𠂔」字〉，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 <http://m.bsm.org.cn/view/17323.html>（檢索日期：2021年9月20日）。

20（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卷10下，頁500。引文「持其志無暴其氣」見《孟子·公孫丑》，「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見徐幹《中論·藝紀》。分見：（漢）趙岐注，（宋）孫奭疏，《孟子注疏》，卷3上，頁54；（漢）徐幹，《中論》（上海：泰東圖書局，1929），頁29。

與「从欠」之關係，似亦未見顯豁，間接說明主張「从欠」者，仍有待釐清其在字形取義上的作用。

就字義而言，王筠（1784-1854）云：

〈釋詁〉、《毛傳》皆曰：「懿，美也」，加「專久」者，蓋主《詩》民之懿德以爲言。秉彝有善無惡，是專也。彝者，常也，死而後已，是久也。²¹

已指出「專久」是《說文》所獨有，並據《詩·烝民》「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予以會通；段玉裁則云：

嫫者，壹也。〈釋詁〉、《詩·烝民·傳》皆曰「懿，美也」。……許益之以專久者，爲其字从壹也。專壹而後可久，可久而後美。《小爾雅》及《楚辭》注「懿，深也」，《詩·七月·傳》曰：「懿，深筐也」，深即專壹之意也。²²

所引文獻與王筠雖有異同，但同樣都是從經籍中尋找字義依據。然「深」與專一的關係其實並不密切，「專壹而後可久，可久而後美」或「秉彝有善無惡，是專也。彝者，常也，死而後已，是久也」之說亦嫌迂曲。其實，許慎在舊注之外，特別強調懿具「專久」之意，正如段氏所說，實因「爲其字从壹」之故。

要之，以今日的古文字資料而言，「懿」字在字形上，除了其右上有著從「欠」到從「次」的變化，更重要的是：不論「壹」之於「懿」是意符或聲符，依目前所見，「壹」其實是個到戰國中晚期才在秦文字中出現的新字形（詳後文說明）。是故，說「懿」从壹、乃至有專久之義，都只能是就秦文字——或者，更精確的說，是詔版以下的秦文字而來的分析，也僅在詔版以下的秦文字系統下才有成立的可能。如果向前追溯，在春秋以前「壹」形很可能尚未出現，「懿」字自亦無由从「壹」。「懿」字既然本不从「壹」，《說文》所謂專一或从壹聲的說法，於形與古文字所見不相符合，於義亦與先秦文獻有所參差，則「懿」字的本形本義爲何，還需佐以其他相關出土材料，方能進一步論證其中關係。以下，先就「壹」字起源進行分析，釐清「懿」與「壹」的演變序列。

21（清）王筠，《說文解字句讀》（北京：中華書局，1988），卷20，頁395。又，引文「死」原書作「歺」，係依篆形隸定。類此異體，如無必要時，本文均改用通行字。

22（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卷10下，〈壹部〉，頁500。

三、《說文》𣪠（壹）形來源之追溯

根據現有古文字材料，《說文》「从壺，吉聲」之𣪠形的直接來源是比較容易回答的問題。秦王政 26 年（前 221）統一全國後，為統一度量衡而頒布的詔書中有云「乃詔丞相狀、綰，灋（法）度量則，不壹歎疑者，皆明壹之」，²³ 其中兩見「壹」字。因詔書或鑄或刻於量器或衡器，亦作成詔版發送全國各地，數量甚多，故「壹」字甚為常見。其較為規整清楚者，如：

（始皇詔版一） （始皇詔十六斤銅權二） （始皇詔銅權十）²⁴

這些字形即《說文》篆形从壺之𣪠的直接來源，當無可疑。

進一步需探討的則是，此一字形如何出現？與「壺」字關係為何？試檢視表一秦文字中的「壹」、「壺」之形：

表一 秦文字壹、壺比較表²⁵

	壹	壺
春秋早期		 〈秦公壺〉 ²⁶ （襄公或文公時，NA1347）
戰國中期	 {  } 〈商鞅方升〉 ²⁷	

23 此句句讀，學者意見頗有不同，王輝謂：「我們傾向於最後一種斷句，『則』作為名詞用，是標準器。『法』，效法。『法度量則』，就是提供天下效法、參照的度量衡的標準器。」茲從之。見王輝、陳昭容、王偉，《秦文字通論》（北京：中華書局，2016），頁 66-70。

24 掃瞄自王輝主編，《秦文字編》（北京：中華書局，2015），頁 1592-1597。

25 表中〔〕內的字形為摹本，{} 內為反白字形。

26 〈秦公壺〉的時代，學者說法不一，目前以襄公、文公時為主流，參王輝、陳昭容、王偉，《秦文字通論》，頁 35-38。

27 掃瞄自陳佩芬編，《夏商周青銅器研究·東周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頁 472。又，本器有兩種「壺」形，詔版文字作从壺从吉之形，此處所引字形見於邊條「爰積十六尊（寸）五分尊（寸）壹為升」。

戰國中晚期 (惠文王)	 〈秦封宗邑瓦書〉 ²⁸	
	 〈秦駟玉版·甲〉 ²⁹	
	 〈詛楚文·巫咸〉 ³⁰	
戰國晚期	 《睡·日書甲·詁》 ³¹ 簡 59 背	 《睡·秦律·廢苑》 ³² 簡 13  《關沮·病方及其它》 ³³ 簡 348
		 {  } 《睡·秦律·倉》 ³⁴ 簡 47  {  } 《睡·秦律·工》簡 100
統一前後	 〈始皇詔銅權六〉 ³⁵	
	 〈始皇詔銅權十〉	
始皇至二世	 《嶽麓》 ³⁶ 體 0768+0808	
	 《嶽麓》 龔 1828	
	 《里耶》 ³⁷ 8.434	
	 《里耶》 ³⁸ 8.1893	

28 掃瞄自陳昭容，〈論〈詛楚文〉的真偽及其相關問題〉，收入氏著，《秦系文字研究——從漢字史的角度考察》（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3），頁 327。又，「瓦書是秦惠文君四年（前 334）冊封宗邑的檔案」，見王輝、陳昭容、王偉，《秦文字通論》，頁 377。

29 掃瞄自陳昭容，《秦系文字研究——從漢字史的角度考察》，頁 335。

30 〈詛楚文〉之真偽、時代，歷來學者頗有不同看法，陳昭容已論證其為真，係戰國中晚期的作品，見氏著，〈論〈詛楚文〉的真偽及其相關問題〉，頁 213-246。

31 掃瞄自陳偉主編，《秦簡牘合集》（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4），冊 1，頁 1221。

32 掃瞄自陳偉主編，《秦簡牘合集》，冊 1，頁 925。

33 掃瞄自湖北省荊州市周梁玉橋遺址博物館編，《關沮秦漢墓簡牘》（北京：中華書局，2001），頁 51。

34 掃瞄自陳偉主編，《秦簡牘合集》，冊 1，頁 936、954。

35 掃瞄自王輝主編，《秦文字編》，頁 1595。

36 掃瞄自陳松長、李洪財、劉欣欣等編，《嶽麓書院藏秦簡（壹—參）文字編》（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7），頁 400。

37 掃瞄自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里耶秦簡》（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頁 65、235。

38 此形似將字形中間「日」最上橫筆拆分為左右兩筆，字形較特別，但主體仍是「壹」自戰國晚

據表一，「壺」的字形發展可分為兩個階段：見於〈秦封宗邑瓦書〉（以下簡稱〈瓦書〉）、〈秦駟玉版〉（以下簡稱〈玉版〉）、〈詛楚文〉三器之「壺」字，學界一般多認為係秦惠文王時的文字。³⁹ 取與前後期「壺」字比觀，可見一直到戰國中晚期，秦文字中「壺」、「壺」雖均从, 但「壺」有兩縱劃貫穿而與「大」形相接；「壺」在內的兩劃呈彎曲狀，並均不貫穿形，則一直到戰國中晚期，「壺」、「壺」二字字形雖相似，但亦有其區別。

唯至〈玉版〉以後，如《睡虎地秦簡》（以下簡稱《睡》簡）、〈始皇詔銅權六〉等「壺」已改从, 不具形，與「壺」差距擴大，二字已無混淆之虞，「壺」、「壺」在字形上的明確區別，當即是此後產生「以壺表壺」的背景。

所謂「以壺表壺」，是指《睡》簡中有少數的「壺」寫作「壺」，據《秦簡牘合集》所收 2：1 圖版放大如下：⁴⁰

  (反白) 〈秦律 18 種·倉律〉簡 47「駕縣馬勞，又益△禾之」

  (反白) 〈秦律 18 種·工律〉簡 100「毋過歲△」

可以看出上各有兩道筆劃出頭與「大」形相接，就字形而言自當是「壺」，但在辭例中都讀為「壺」，故整理者釋文雖隸為「壺」但括注「壺」。⁴¹ 對此現象，郭子直認為：

借「壺」為「壺」似屬秦文習慣。本名之外，見於篆書的如〈詛楚文〉「兩邦若壺」之壺，〈巫咸〉、〈大沈〉和〈亞駝〉三石均作；秦簡隸書有字、字，釋文均作「壺（壺）」，即以「壺」是錯字，正字應作「壺」處理的。可是統一文字後的秦權兩詔中的「壺」字，也有省減為、、、等形的，其中那種較規整的、等，則是《說文》所載正篆的前身。那麼，在秦簡中兩處「壺」字給「錯」寫成「壺」，當有可能；要把〈詛楚文〉三石以及詔版幾處的「壺」都解釋為「壺」的錯字，就難講

期以下的寫法。

39 參王輝、陳昭容、王偉，《秦文字通論》，頁 376-383（瓦書）、90-94（詛楚文）、94-97（玉版）。

40 陳偉主編，《秦簡牘合集》，冊 1，頁 936、954。

41 陳偉主編，《秦簡牘合集》，冊 1，頁 76。

通。「壺」「壺」兩字，在音、義上並無連繫，只取外形相似而借用，臨時權代，此後未見通行。⁴²

對於《睡》簡中「以壺為壺」的現象，郭子直提出「壺」字「錯」寫成「壺」、外形相似而臨時權代兩種解釋，以後者為是的原因則在於若將「〈詛楚文〉三石以及詔版幾處的『壺』都解釋為『壺』的錯字，就難講通」；陳劍則認為：

據卜辭「罍」字及金文「懿」字，「壺」應本與「壺」形有別，後始受「壺」字類化影響而上加「大形 / 蓋形」，致有部分形體混同。此應非「一形多用」者。⁴³

主張壺、壺字形相似是受類化影響所致。

檢視二說，郭子直之說是將〈詛楚文〉中的直接視為「以壺表壺」，也就是已將視為「壺」字而來的看法。但如表一所見，目前所見秦文字中最早的類字形見於〈商鞅方升〉，相同時期雖無「壺」字可以參照，但春秋早期〈秦公壺〉的「壺」字仍相當象形，而《睡虎地秦簡》除筆劃平直、趨向隸書外，字形仍與〈秦公壺〉字形一脈相承，可推知「壺」字於秦系文字中，除筆劃趨向方折外，並無太大變化，顯然都不作，故應是秦文字中早期「壺」專用的寫法，不應逕視為「壺」。

相對於此，原本「壺」、「壺」二字在秦文字中雖相似而仍有區別，但「壺」自產生類寫法後，即與「壺」有明顯區別。此後「壺」專由表示，穩定見於秦文字，故自戰國晚期起已不見形；原本的即當如陳劍所說，類化於「壺」形，故《睡》簡的「以壺表壺」反映的正是「壺」併吞的結果，而詔版之「壺」从「壺」，反映的則是書寫者雖有意恢復的寫法，但已無法實質掌握「壺」、「壺」原本的差異，遂沿襲《睡》簡「以壺表壺」的寫法，因而出現从「壺」的繁體字形：。

42 郭子直，〈戰國秦封宗邑瓦書銘文新釋〉，收入《古文字研究》，14輯（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177-196。引文「本名」即指〈秦封宗邑瓦書〉。

43 陳劍，〈01 早期古文字「表意字」一形多用「綜論」〉，2019年政治大學「古文字形體源流研究」課程資料（word檔），頁240。又，引文所謂「卜辭『罍』字」，另詳本文之〈五〉對甲骨字形之討論。

小結以上所述，目前所見秦文字中記錄「壺」的字形有如下四種：

(1)  (2)  (3)  (4) 

(1) 始見於〈商鞅方升〉，是目前秦文字中最早的「壺」形。此一字形自戰國中晚期間出現(2)的寫法後，即穩定存在於秦文字中，至制造詔版時仍持續出現。統一六國後，創造新字形(4)並大量見於詔版，為《說文》篆形所承。(3)實是「壺」字，在《睡》簡被用來記錄「壺」，反映戰國晚期時已類化於「壺」的結果，《說文》「从壺，吉聲」之形直接繼承秦詔版(4)而來，故亦承襲「壺字从壺」的現象。就文字演變歷程，「吉」是附加的，而所謂從「壺」者，則是字形類化的結果；欲求「懿」造字理據，眼光還需望向時代更早的金文「懿」字。

四、學者對金文「懿」字的考釋述評

上節已說明「懿」从「壺」以及「壺」从「壺」之說，目前最早只能追溯到秦統一之詔版。在此之前，「壺」、「壺」字形有別，自不能直接說「壺从壺」。

但過去在考釋金文「懿」字的過程中，由於《說文》的影響，學者多將「壺」視為「懿」的一部分，以下先列出相關字形，再進行討論。「懿」字在金文中出現的次數不算多，為便檢覽，茲先略依其時代，將辭例、字形序列如下（如無必要，釋文採寬式）：

克又型學，父迺是子。〈沈子它簋蓋〉（西周早，4330）

丕丕揚皇公受京宗釐。〈班簋〉（西周早，4341）

上帝降德大畀。〈癸鐘〉（西周中，251）

父作姜母饋鼎。〈穆父鼎〉（西周中，2331、2332）

皇辟德。〈師載鼎〉（西周中，2830）⁴⁴

王在射廬。〈匡卣〉（西周中，5423）

勺三壽德。〈異仲觶〉（西周中，6511）

44 銘文，蓋為「嗣」字倒書。

- 上帝降德大粵。〈牆盤〉（西周中，10175）
- 用厥昭好，益槃德。〈遂公盃〉（西周中，NA1607）⁴⁵
- 朕皇祖考德。〈單伯昊生鐘〉（西周晚，82）
- 朕聖祖考幽大叔、叔。〈禹鼎〉（西周晚，2833、2834）
- 伯寶壺。〈番壺〉（西周晚，9670）
- 用辟恭王、王……零朕皇亞祖仲。〈逯盤〉（西周晚，NA757）
- 不替，召匹晉侯。〈戎生鐘〉（西周晚，NA1615）
- 叔作宗齋。〈叔作懿宗鼎〉（西周，2051）
- 禾作皇母彝孟姬饋彝。〈禾簋〉（春秋，3939）
- 朕文考叔。〈司馬楸罇〉（戰國，NB0429）

目前關於「懿」字字形創意說解，主要以郭沫若、于省吾為二大主流，以下試述評二人之說：

（一）郭沫若金文「懿」字說解之述評

金文中的懿字，首先是由孫詒讓（1848-1908）考釋出來的，其說云：

字从心，舊無釋，疑當為懿。《說文·壹部》：「……」此右从，即欠字。左从，即壹之省。前〈衛姬壺〉壺作。壹本从（《說文》「壹从壺吉，吉亦聲」），此即从，瑑畫漫闕耳。懿本从，此从壺省，猶《說文·宀部》殯古文作，亦省吉、从壺，仍錯壹聲也。⁴⁶

不過，「懿」字雖為孫氏所釋出，但他自己在書中的意見並不統一，如〈匡卣〉「懿王」之懿，孫詒讓又說「疑當為嗣之異文」，⁴⁷而為郭沫若所糾正。郭氏云：

45 銘文「益槃懿德」意為「繁衍德行美好的後代」，見周鳳五，〈「槃」字新探——兼釋「獻民」、「義民」、「人鬲」〉，《臺大中文學報》，51期（2012年12月），頁32。

46（清）孫詒讓，《古籀餘論》（臺北：華文書局，1971，影印1929年燕京大學本），卷2，頁314-315，〈單伯鐘〉條。引文所稱〈衛姬壺〉，即〈嗣寇良父壺〉（9641）。

47（清）孫詒讓，《古籀餘論》，卷3，頁7。

銘文中之懿王，即恭王之子懿王堅也。懿字原銘作，《攷古》未釋，孫詒讓云「疑當爲嗣之異文」。余案孫說非是。〈單伯鐘〉「懿德」字作，〈禾簋〉「皇母懿彝孟姬」字作，均从省恣省聲，此更省心作耳。新出〈沈子簋〉「懿父迺是子」，字作，亦省心作，與此同。此欠之作者，繇元文，猶之或作（〈毛公旅鼎〉文）也。⁴⁸

此外，又云：

懿字彝銘多作，〈單伯鐘〉、〈禾簋〉、〈異仲壺〉等皆是，而本器與〈沈子簋〉、〈澆父鼎〉則均省心作。字殆噎之古文，段借爲也。⁴⁹

上述即爲學者首度據金文字形對造字創意提出解釋，指出「懿」可能是「噎」的早期字形。

在評論郭沫若對金文「懿」字的說法之前，首先應說明的是，他所謂〈沈子簋〉懿字作爲「省心作」之說，自是以《說文》篆形爲標準而來的看法。就金文的字形發展而言，「懿」字在西周早期仍不從心，西周中期才開始增加「心」爲意符，至西周中期以後加心的字形才成爲主流，〈禾簋〉、〈沈子簋〉字形「省心作」的看法與實際字形發展並不相合。

至於郭沫若對金文「懿」字的說解，明顯是直接沿襲《說文》對「懿」的分析，對左側爲何是「壺」並無解釋，故唐蘭雖然接受金文應釋「懿」，但也說：「『』字與『懿』，字形相去太遠，即使『王』，『母』，『彝孟姬』都讀得通，還不能叫人無疑。」⁵⁰因此，又從字形演變的角度，解釋與「壺」的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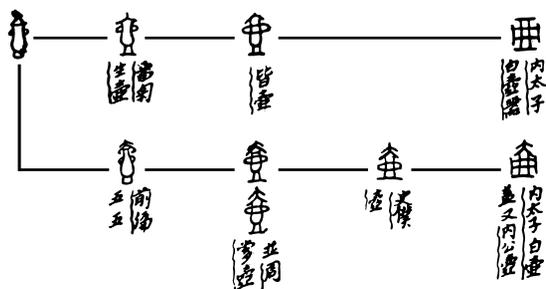
我們知道或，一定是從「心」，再從的。字右旁從「欠」是無疑的，左旁所從的或，是什麼字呢？

48 郭沫若，〈謚法之起源〉，《金文叢考》，收入劉慶柱、段志洪主編，《金文文獻集成》（香港：明石文化，2004），冊25，頁375。又，郭氏所舉〈毛公旅鼎〉（2724），原形左下角尚有偏旁「厚」，林澐認爲是原始的厚字，是「表示用置於厂內之裝酒器之意」，見氏著，〈說厚〉，收入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主辦，《簡帛》，5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頁105-106。林澐對厚的解釋，彭裕商已就字形提出質疑，見氏著，〈釋「厚」〉，收入氏著，《述古集》（四川：巴蜀書社，2016），頁238-243。彭認爲厚字下方像較小器物形，爲「𠄎」字。

49 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考釋》（上海：上海書店，1999），頁82，〈匡卣〉條。又，〈單伯鐘〉（82）、〈禾簋〉（3939）、〈澆父鼎〉（2331）。

50 唐蘭，《古文字學導論》（臺北：學海出版社，1986），頁255。

〈內太子白壺〉的壺字，蓋作，器作，可知就是「壺」字，但我們還要追問壺字會什麼可作形呢？且看下表：



我在這裡雖只舉「壺」字歷史裏的一部分，但已狠夠說明壺何以會變成或了。⁵¹

唐蘭的重點在解釋字形結構，故僅論證金文「懿」字左旁為「壺」即結束。在他的論證中，似乎是將直接視為完整的「壺」字字形。

對此，有許多學者提出質疑，如周寶宏列舉「壺」字甲金文字形後云：

壺字形體從甲骨文一直到戰國金文，未見有一例是作「」形的。甲骨文壺字作：、等形（《甲骨文編》），西周金文作（番翕生壺）、（頌壺）、（皆壺）、（伯魚父壺）、（伯公父壺）、（中伯壺）、（內太子伯壺）等體。……壺字從甲骨文一直到戰國金文皆從「大」，即皆有蓋，未見有不從「大」或「」形者。而目前見到的金文中的懿字是從西周早期出現的，凡十餘見，卻未見一例是從「壺」形的，也就是說，懿字所從之「」形不是「」形，即不是壺字。懿字所從之「」形確實與西周晚期特別是春秋早期的金文壺字之作「」形者相似，但明顯不同。有人認為懿字是從壺省，但未見一個懿字從未省之壺，也未見一個壺字省為「」形。並且懿見於西周早期，而壺字作「」形皆是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金文某些形體，從西周至戰國大多數金文壺字形體均不作「」形。因此懿字不是從壺是可以肯定的。⁵²

51 唐蘭，《古文字學導論》，頁 255-256。因原文為直行，故引文將唐氏所繪演變圖改為橫排。

52 周寶宏，〈學習古文字雜記七則〉，收入吉林大學古文字研究室編，《中國古文字研究》，1 輯（長春：吉林大學出版社，1999），頁 355。又，楊敏、孟蓬生亦列舉壺字字形說明懿不從壺，所列字形又多於周氏，可以參看。見：楊敏、孟蓬生，〈「懿」及「壺」的來源試析〉，頁 118。

周氏所論，有一部分尚不能反駁唐蘭之說：〈芮太子白壺〉《殷周金文集成》收有兩器，「壺」字各如下：

(1)  (9644 蓋) (2)  (9645 蓋) (3)  (9645 器)

唐蘭顯然是根據(2)、(3)二形同為壺字，而推論壺可作而為懿字所從；周寶宏於〈芮太子白壺〉只引用(2)一種字形而已，就唐蘭的角度，既然(3)的字形存在，就不能說「壺字形體從甲骨文一直到戰國金文，未見有一例是作『』形的」。

但周寶宏說懿字所從之自西周早期已見，而壺字要發展到下半部與之相似，最早也要到西周晚期，則是很有力的質疑。〈呂王壺〉(9630，西周晚)「壺」作，與〈禹鼎〉「懿」字左旁作，兩者只差一縱、一橫而已，最為相似，時代也都在西周範圍內。但即使如此，仍不宜據此說「懿」字從「壺」省。這一方面固然是因為〈呂王壺〉之字並非西周晚期「壺」字的典型寫法，即使是，這也是「壺」到西周晚期才出現的寫法；而同樣的是，「懿」字在西周早期即已出現，當時壺的寫法還很象形，實無省成的理由。就目前所見，「壺」字去蓋的壺身變成「亞」形最早見於西周中期〈中伯壺〉、〈殷句壺〉，說西周早期〈沈子它簋〉「懿」字的左旁，來自於西周中、晚期〈中伯壺〉、〈呂王壺〉等省去壺蓋之形「壺」字，就時間演變序列而言，毋寧也是不合理的解釋方式。

此外，只要與西周晚期或春秋早期的壺字字形比較，亦明顯可見〈芮太子白壺〉的並非「壺」的典型字形，不應以偶見的字形做為分析字形的依據；更有甚者，〈芮太子白壺〉壺字三見，唐蘭所舉的字形也不是此器壺字典型的寫法，更不適合用做為推論字形結構的基礎，否則就難以解釋「懿」既然從「壺」，為何不選擇當時一般寫法的「壺」，而要選擇一個偶見的、不典型的字形？

就以上所述，據〈芮太子白壺〉偶見的形，不論是認為懿字從壺、或從壺之省，都有以偶見字形做推論基礎的危險，並且也違反壺字自身字形演變序列。至於郭沫若承襲《說文》之說，將金文「懿」字左旁視為「壺」雖不合理，但也有其貢獻：在「懿」字的考釋過程中，郭沫若是首先對右旁欠形提出解釋的學者，認為是「繁冗文」，並舉〈師載鼎〉字為例。或繁或簡是古文字習見的現象，但从欠的金文其實很多，欠旁特作繁形者則很少見。如果「懿」的造字創意如下引于省吾所說，从繁形之欠與飲食有關，則《金文編》、《新見金文字編》

所收「飲」字所从欠旁，卻一無作繁形之欠的例子，可見若只是要表達一般的飲食，是不需採用繁形之欠的。但相對的，在前揭「懿」字的金文字形中，從西周早期的〈班簋〉一直延續到西周晚期〈番壺〉、〈逖盤〉，「懿」字所从的欠都作繁形，可見作繁形的欠是「懿」在字形上的特色之一，很可能並非僅只是偏旁的繁簡問題而已，繁形的欠旁在整個字形中的作用，還有進一步探討的必要。

(二) 于省吾金文「懿」字說解之述評

關於「懿」為何从「壺」，于省吾就其造字創意另提出與郭沫若不同的解釋，其說云：

金文懿字，〈毛伯班簋〉作, 〈沈子它簋〉作, 〈穆父鼎〉作, 此均時期較早者。稍晚則字皆增心。〈異仲壺〉作, 〈單伯鐘〉作, 〈禾簋〉作。唐蘭謂〈內天子白壺〉壺字作, 以證懿字本从壺从欠作飲。按唐說是也。《說文》：「懿，媻久而美也。从壺从恣省聲。」段玉裁注謂當作从心从欠壺亦聲，均不可據。懿字初文从壺从欠，本為會意字。《說文》：「欠，張口气悟也。象气从人上出之形。」按許說未盡然。古文欠字但象人之張口形。壺以貯酒，是飲字本義。象人張口就飲於壺側，而飲美之義自見。自小篆譌壺為壹。許以為从恣省聲，段改為壺亦聲，易會意為形聲，殊誤。蓋古文本義之湮久矣，不獨懿字然也。⁵³

《金文形義通解》從郭說，⁵⁴ 陳初生、⁵⁵ 陳斯鵬則均從于說。⁵⁶ 何琳儀謂「从欠，从壺，會人張口飲壺中之酒之意，引申有甘美之意」，⁵⁷ 對於于說字義部分有所補充。林澐云：

細審懿字字形，該字所从之壺，實均無蓋……這種特殊的去了蓋的壺，正是表示人飲的會意字所專用，……由無蓋之壺還可以推論，頸部有系的

53 于省吾，〈釋懿〉，《雙劍謠古文雜識》，收入劉慶柱、段志洪主編，《金文文獻集成》（香港：明石文化，2004），冊30，頁456。

54 張世超等，《金文形義通解》（京都：中文出版社，1996），頁2485。

55 陳初生，《金文常用字典》（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04），頁930。

56 陳斯鵬、石小力、蘇清芳編著，《新見金文字編》（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2），頁310。

57 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北京：中華書局，1998），頁1079。

欠，應該是表示人飲酒的一個特殊符號。⁵⁸

則就字形部分有所補充。

首先應指出的是，于省吾「稍晚則字皆增心」之說合乎字形的實際發展；但他同樣認為金文「懿」字左旁從「壺」，其不合理已見上文。此外，他並未解釋字形右側所從繁形的欠與字義的關係，林澐的補充雖有道理，但如果「懿」字左側非「壺」，此說亦難以落實。至於認為全字取象於人飲於壺側而有懿美之意的看法，壺在金文中其實很少用作表意偏旁，作（〈函皇父盤〉，10164）、（〈伯彳觶〉，6454）、（〈員作旅壺〉，9534）者都只是壺的異體而已，與表現飲酒無關。蘇建洲指出：

若表示「品味美酒於口中」估計也不會以「壺」來表示，可能寫作「酉」旁更恰當。⁵⁹

是很合理的質疑——尤其直接表示飲食的「飲」字甲骨文作，即已從酉，亦非從壺。

小結本節所述，學者根據金文字形說解「懿」字字形時，仍相當受《說文》的影響，但將金文「懿」左旁視為「壺」或「壺」省蓋形，與金文「壺」字的字形演變並不一致，故金文「懿」字既不从「壺」，亦非从省蓋形之「壺」。其字形左側所從為何、且右側欠形為何故作繁形，均仍是有待解決的問題，以下試據新出甲骨字形嘗試提出新說。

五、學者對甲骨「懿」字的考釋述評

就上節所提，「懿」的造字創意已有二種主流說法，一是郭沫若謂「字殆噎之古文，段借為慙也」，二是于省吾說「壺以貯酒，是斝字本義。象人張口就飲於壺側，而斝美之義自見」。前此，學者大致多從于說，晚近則隨著甲骨綴合工作的進行，郭說也漸有學者認同。

58 林澐，〈說厚〉，頁 105-106。

59 蘇建洲，〈釋《上博九·成王為城濮之行》的「肆」字以及相關的幾個問題〉，《中正漢學研究》，24 期（2014.12），頁 47。

蔣玉斌曾綴合《合》5411（吉大7-286）與《合補》6191正（歷拓26444正），如下圖1；綴合後從兩版斷裂處，可新得一字，如下圖2；而該字右側如下圖3；字亦見《合補》5008，稍殘，如下圖4：⁶⁰



蔣玉斌並指出圖3字形與西周金文「懿」字有關，其說云：

該字右側从。西周金文的「懿」，如果不計「心」旁，計有 a) b) 兩種寫法。于省吾先生說「像人張口就飲於壺側，懿美之義自見」。林澧先生進一步指出「該字所从之壺，實均無蓋…這種特殊的去了蓋的壺，正是表示人飲的會意字所專用」，而 a 種寫法中，「頸部有系的欠，應該是表示人飲酒的一個特殊符號」。 與金文 b 種寫法 近同，只不過是將表示無蓋之壺的 寫到了張大的口中。甲骨文「𪔑」字作，亦可作（《字編》頁1004-1005），即將「牽」寫到張大的虎口中，與此正是相同的情況。 無疑也是「懿」之初文，可隸釋為「歆」。

 還可與甲骨文「𪔑（嗽）」字類比。「𪔑」作（《字編》頁1270），「將『欠』形的『口』寫得特別大，又將『束』形的一部分寫入『口』形中，似乎也讓這部分形體兼起一定的指示作用的意圖」。 將 寫到口中，大概也有兼表品味美酒於口中的意圖。這種寫法壓縮了無蓋的壺形與「欠」

60 蔣玉斌，〈甲骨綴合所得新字形研究〉（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古文字學青年論壇，2013年11月25-26日），頁89-91。又，李愛輝另指出，《笏之甲骨拓本集》473與蔣玉斌此綴相關，見宋鎮豪主編，趙鵬編纂，《笏之甲骨拓本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下冊，頁32。

形所佔的空間，使其與「食」旁的組合時更為協調美觀。因此，也不能完全排除契刻者照顧到文字結構而稍作調整的可能性。

總之，字可分析為从「食」从「歎」。它應該就是後世的「懿」字。⁶¹

蘇建洲則仍贊同郭沫若說，認為其字為「噓」的古文，其說云：

其實根據甲骨文的寫法，郭沫若主張「懿」字原來是從欠壹聲，是「噓」的古文的意見更有道理。張世超《金文形義通解》從郭氏之說。陳劍先生也分析此字為有一個人張口、口中有「壹」形之字，應該就是「懿」字較古的寫法。其字象人氣管裏卡了一個東西，應該就是「噓」的初文，所噓之物「壹」顯然起表音作用。其表意方法跟（「嗽」）如出一轍。

謹按：表示像沒有蓋的「壺」形物品卡在喉部的意味非常明顯，若表示「品味美酒於口中」估計也不會以「壺」來表示，可能寫作「酉」旁更恰當。筆者同意郭沫若等三位先生的主張，甲骨文是「噓」的初文，西周金文將卡在喉頭的物品往外移動遂成，並假借為「懿德」的用法。我們不能根據解釋為人飲酒的香醇、懿美，甚至引申為「懿德」。所从「壺」形體既表示{壺}，也表示{壹}，是「一形多用」的現象，沒有聲音的關係，如同大與夫、月與夕、小（少）與沙一樣。⁶²

《新甲骨文編》亦從此說，將歸在「噓」字下。⁶³

在展開討論之前，首先要重申的一點是：甲骨的並不从「壺」。這點和甲骨或西周早期金文比較，即可知不會是壺形之省（後文提及新出清華簡〈四告〉之「懿」字，更可以證明其與「壺」無關）。學者之所以多以為壺之省，或說為無蓋的壺，其實都是受到《說文》的影響所致。

61 蔣玉斌，〈甲骨綴合所得新字形研究〉，頁90-91。引文「《字編》」指李宗焜編，《甲骨文字編》（北京：中華書局，2012）；與「嗽」字有關的分析係陳劍說，可參氏著，〈說花園莊東地甲骨卜辭的「丁」——附：釋「速」〉，收入《甲骨金文考釋論集》（北京：線裝書局，2007），頁97。

62 蘇建洲，〈釋《上博九·成王為城濮之行》的「肆」字以及相關的幾個問題〉，頁47。

63 劉釗主編，《新甲骨文編》（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4），頁59。又，袁倫強、李發除也支持釋「噓」，另指出《合》22301字，其左旁當即本文討論的，其說可從。見氏著，〈甲骨文釋讀札記（三則）〉，收入宋鎮豪主編，《甲骨文與殷商史》，新9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頁251-259。

有了這點認識，再看林澐所謂「頸部有系的欠，應該是表示人飲酒的一個特殊符號」，⁶⁴此說基本可從，但既非「壺」之省，就不必與飲酒有關，這種繁形的欠旁當然就不一定是表示「人飲酒」。此外，正如蘇建洲所說，若中表示「品味美酒於口中」，从西要比从壺更爲合理，這也可以佐證「懿」字並非取象於飲酒之形。因此，應該說繁形欠旁的作用，是在強調字義是與飲食有關的動作，這點可以從甲骨字形說起：

原本「」左半从食，說明右半「」當與飲食相關，而安排在張大的嘴巴內，同樣也可表示字義與飲食有關。但金文「懿」字因已無「食」旁，又已從口中移出，則字形中原用以表示與飲食關連的兩種線索皆已失去，故而在省旁與位置移動的基礎上，刻意讓右邊的「欠」表現吞吐之形以爲彌補。既然是有意要強調飲食動作，就可以合理解釋爲何金文「懿」字特作此形，也就可以回應郭沫若單純將之視爲一種字形繁化的問題。

其次，于省吾「人張口就飲於壺側，懿美之義自見」、何琳儀「會人張口飲壺中之酒之意，引申有甘美之意」之說，都是爲了配合「懿」有美意而提出的，如果「懿」原本並不从壺、與飲酒無關，則「懿」爲何有美意便需另行解釋。陳劍認爲字「字象人氣管裏卡了一個東西，應該就是『噎』的初文」、⁶⁵蘇建洲「表示像沒有蓋的『壺』形物品卡在喉部的意味非常明顯」，此說認爲是「噎」的初文，用作懿美之義係假借而來是一種思路，這一方面符合上述繁形欠旁表示與飲食有關的動作的要求，在另一方面，甲骨字左側从食，也可推知此字當與飲食有關，此說自有其合理性。

然而，「懿」是否只能視爲「噎」的初文？若參照「嗽」字，其實僅能推知此字與口部的動作有關，而不必然是「噎」。著眼於「懿」源於、且「懿」具美善之意，本文更傾向於應該是「噫」的表意初文，其右半將移出欠旁的口部即金文「懿」字，應如蔣玉斌說，爲「懿」字初文。

就聲韻條件與部件安排而言，以甲骨「嗽」字例之，所從之應爲聲符。若釋噫、从得聲，則亦可爲懿之聲符。事實上，噫（影母之部）、懿

64 林澐，〈說厚〉，頁 105-106。

65 轉引自蘇建洲，〈釋《上博九·成王爲城濮之行》的「肆」字以及相關的幾個問題〉，頁 48。

(影母質部) 在先秦文獻中本就有異文現象，如《尚書·金縢》「噫，公命」，⁶⁶《釋文》云：「馬本作懿，猶億也」。⁶⁷ 此外，以「抑」為線索，也可推知兩者聲韻可通。《詩·大雅》有〈抑〉篇，《國語·楚語》稱「是乎作〈懿〉詩以自微也」，⁶⁸ 是以「懿」為「抑」；相對的，《清華壹·祭公》簡2「公其告我懿德」，「懿」作、《清華參·周公之琴舞》簡5「日淵亦懿」，「懿」作，則是以「抑」為「懿」。此外，《上博五·鬼神之明》簡4：「意（抑）其力固不能至焉乎？吾或（又）弗知也」，整理者以「意」為猜測、料想之意，陳偉云：

按，意、抑通假。如《國語·晉語八》：「不知人殺乎抑厲鬼邪？」《說苑·辨物》抑作意。《論語·學而》：「抑與之？」《漢石經》抑作意。古書中「意」用作「抑」、表示或者的文例尚多。《墨子·明鬼下》：「豈女為之與，意鮑為之與？」孫詒讓《閒詁》引王引之曰：「意，與抑同。」《莊子·盜跖》：「知不足邪，意知而力不能行邪？」《說苑·善說》：「不識世無明君乎，意先生之道固不通乎？」竹書中「意」也是用在下句，連接兩個相反的問題。⁶⁹

其說可從。同樣的，《清華一·程寤》簡7-8「惟容納棘，意欲惟柏」，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研究生讀書會亦讀「意」為「抑」，⁷⁰ 可以再添一個例證。如陳偉所舉抑、意可以互作，而〈楚語〉則顯示抑、懿可以互作，可知意、懿亦音近可通。⁷¹

66 舊題（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疏，《尚書注疏》，卷13，頁188。

67 （唐）陸德明著，黃坤堯、鄧仕樑校，《（新校索引）經典釋文》（臺北：學海出版社，1988），卷4，頁46。

68 （清）徐元誥集解，王樹民、沈長雲點校，《國語集解》（北京：中華書局，2002），頁502。

69 陳偉，〈上博五〈鬼神之明〉篇初讀〉，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93（檢索日期：2022年1月29日）。

70 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研究生讀書會，〈清華簡《尹至》、《尹誥》研讀札記（附：《尹至》、《尹誥》、《程寤》釋文）〉，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 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1352（檢索日期：2022年1月29日）。

71 過去，劉釗討論秦文字「壹」為何從「壺」時，提出「壺」在匣紐魚部，「壹」在影紐質部，聲紐可通，壺、壹應為一字的分化的看法，葉玉英從之，又認為壹是從壺分化而出，兩者本皆魚部字，壹是後來才轉入質部字。對此，蘇建洲已指出「從甲骨文的『壺』來看，恐怕甲骨文時代『壹』就讀為質部。」其說是也。在有更多證據之前，以壺、壹具聲韻關係的解釋可能都暫宜持保留態度。以上，分見：劉釗，《古文字構形學》（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頁136；葉玉英，《古文字構形與上古音研究》（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9），頁232-233；蘇建洲，〈釋《上博九·成王為城濮之行》的「肆」字以及相關的幾個問題〉，頁47。

就字義言，《說文》云：

噫（噫），飽出息也。从口，意聲。⁷²

段《注》於「飽出息」下注云：

息，鼻息也。〈內則〉「在父母舅姑之所，不敢噦噫」、〈莊子〉「大塊噫氣，其名曰風」、〈靈樞經〉曰：「五藏氣心主噫」。

又於「意聲」下注云：

《論語》「子曰：噫，天喪予」鄭氏、《毛詩》「噫此皇父」、「噫厥哲婦」，皆為有所痛傷之聲。

據此，《論語》「噫天喪予」或《詩》「噫此皇父」是表示傷痛的嘆詞之噫，但其本義則為打飽嗝，《禮記·內則》「噦噫」即具此義。就字形而言，此一解釋合乎𠵽从食、其右旁𠵽表示口部的動作，也合乎金文「懿」从繁形欠旁以強調飲食有關。就字義而言，則可合理解釋「懿」為何有美意。事實上，即使在科技進步、農業發達的當下，全球處於飢餓中的人群仍所在多有。現代尚且如此，在遙遠的上古社會，想要飽餐一頓並非易事，因飽食而打飽嗝當然是美好之事，《莊子·馬蹄》篇云：

夫赫胥氏之時，民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遊，民能以此矣。⁷³

「鼓腹而遊」之清恬自然，不由令人心嚮往之，「懿」字取打飽嗝之形表現「美」之意，自是理所當然（「美」則是以頭飾之視覺來突顯）；而飽嗝所代表的「飽足感」，即「懿」所代表的美，更具體的說，也就是一種內在充實之美，從具體飽足到抽象德性之充實，金文字形附加「心」旁正是起到這個作用的轉變，以呼應文例本身作為先人人物與「德」之定語修飾；後世亦不乏以「飽」概念修飾內在者，如「飽學」、「飽識」等。

和飽足相對，不飽足也可引伸為不得志或不認真、含糊應付之意。如《上博

72（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頁56。大徐本作「飽食息也」，（漢）許慎撰，《說文解字》，初編冊4，卷2上，〈口部〉，頁4a。

73（清）郭慶藩輯，《莊子集釋》（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4），頁341。

五·姑成家父》載樂書作難前，勸告姑成家父「裊裊以至於今哉」；姑成家父則回答「吾敢裊裊以事世哉？」簡文「裊裊」一詞，季旭昇一方面據《楚辭·離騷》釋為「顛顛」，云：

《楚辭》的「顛顛」一詞，見於〈離騷〉：

朝念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苟余情其信姱以練要兮，長顛顛亦何傷。

王逸注：「顛顛，不飽兒」。各家的解釋大體上都和王注差不多。……「顛顛」一詞，〈離騷〉固應釋為「不飽兒」，引伸而有「不得志」之意。

另一方面又指出：

細味〈姑成家父〉全文，姑成家父因為太過認真，引起厲公的厭惡，以及樂書的忌憚，希望姑成家父不要太認真，凡事「睜一眼，閉一眼」，因此「顛顛」應該就是類似這樣的意思。⁷⁴

故指出簡文「裊裊」應從〈離騷〉的「不得志」的用法中，再引伸為「不認真、含糊應付」之義。

將「裊裊」理解為不認真，確實更適合簡文。不論是〈離騷〉中解為「不得志」的「顛顛」、〈姑成家父〉中解為「不認真」的「裊裊」，或者本文以「懿」源於飽食而表示內在充實之美，都屬於錢鍾書所謂「通感」的修辭法，⁷⁵上古漢語中不時可見，如〈吳王光鐘〉（223）以「華英有慶」形容鐘聲，劉釗對此解釋說：

「華英」一詞本指「光耀」、「光彩」，《楚辭·遠遊》：「吸飛泉之微液兮，懷琬琰之華英。」《文選·張衡南都賦》：「被服雜錯，履躡華英。」「華英」在銘文中是指鐘所奏出的音樂的音色，這與馱鐘銘文說：「其音贏少則蕩，和平均皇，靈色若華。」也以「華」形容音色的性質相同。《禮記·樂記》說：「樂者，德之華也。」孔穎達疏：「樂者，德之華也者，德在於內，樂在於外，樂所以發揚其德，故樂為德之光華也。」《禮記·樂

74 季旭昇，〈從《上博五·姑成家父》的「顛顛」到閩南語的「敵敵」〉，《中國文字》，新 39 期（2013.12），頁 5-6、頁 8。

75 錢鍾書，〈通感〉，《七綴集》（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7），頁 66-81。

記》以「華」形容「樂」與銘文以「華英」形容音色正好可以互證。⁷⁶

鐘銘也是借用視覺華色之美以表示聽覺音色之美。

依上述說解，回頭再看前文所列舉「懿」字的用例，可看出「懿」幾乎只用來修飾內在的德性，而不用來修飾外在的行爲。「懿」用於修飾人或德，修飾德時指其內在有充實之德，用於修飾人時，則表示其人具有內在充實之德，都不難理解。此外，如《逸周書》「溫和聖善曰懿」、「剛克爲發，柔克爲懿」，⁷⁷前者「溫和聖善」都指內在具有的德性，後者剛、柔相對，發爲外發，與「懿」爲內具正好相對。⁷⁸

不過，「懿」偶而也用於修飾具體的物，如《詩·豳風·七月》：「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以「懿」修飾筐。《傳》云：「懿筐，深筐也」，孔《疏》云：「懿者，深邃之言。故知懿筐，深筐。」⁷⁹馬瑞辰云：「懿筐蓋對頃筐言之，頃筐淺而易盈，則懿筐深而難滿矣。」⁸⁰「懿」字本身並無深邃之意，但筐因爲「深而難滿」，也就有內在（容量）多的特質，雖不直接，其意尚可推尋。

再者，將「懿」解釋爲打飽嗝之形，也可以解釋幾個具有「滿」義之从「意」字的字義來源，如《說文》載：

意（億），滿也。从心，音聲。一曰十萬曰億。

但「億」爲何有「滿」意呢？段《注》云：

《方言》曰：「臆，滿也。」《廣雅》曰：「臆，滿也。」漢〈蔣君碑〉「餘悲馬億」，皆意之段借字也。⁸¹

76 劉釗，〈金文字詞考釋（三則）〉，收入《第十三屆全國暨海峽兩岸中國文字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2002），頁99。

77 黃懷信等，《逸周書彙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頁694、752。

78 譚家哲討論「人之懿美」時，以「人性懿美之本」爲「仁」，見氏著，〈懿美與美〉，收入《形上史論》（臺北：唐山書店，2006），頁509-541。「懿」用於修飾人性時，指內在充實之美，當可肯定，唯「仁」字目前始見於戰國時期，「懿美」是否具體指「仁」，則尚可討論。

79（漢）毛亨傳，（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疏，《毛詩注疏》，頁281。

80（清）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北京：中華書局，2004），頁455。

81（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卷10下，〈心部〉，頁510。

這顯示意或意聲字，具有一個「滿」的義項，這個義項有可能就是從「懿」的飽滿意而來的。類似的概念，如《方言》「餼，飽也」，⁸²又《廣雅·釋詁》「愜，滿也」，王念孫云：

愜，音口代、許氣二反，謂氣滿也。……《方言》：「餼、餽，飽也。」
「餼」與「愜」亦同義，故《廣雅》「餼」、「餽」、「愜」三字同訓為「滿」矣。⁸³

是「餼」亦兼有飽、滿二義。

最後，就字形而言，如前所指出的，从食，故應與飲食有關，這點就「噎」、「噫」二說都是成立的，故字釋讀為「噎」或「噫」在字形應皆有其合理性。

小結以上所述，本文以為甲骨字當取象於人飽食出氣之形，即《說文》「噫」字初文；金文「懿」字取右半為字，省略「食」，並將「」從口部移出，並適時地加上「心」旁，從原來取象於飽食拓展到用於表示內在充實之美，成為金文及傳世文獻中對人物或德性的修飾詞。

六、楚文字中的「壹」與「懿」

以上雖然從《說文》開始向上溯源到甲骨文中的字，並據以對金文「懿」字的造字理據提出解釋，但並未觸及六國文字中的「懿」；此外，楚簡中亦已出現从「吉」之「壹」，以下分述之：

楚簡从「吉」之「壹」見於《清華柒·越公其事》19「孤用率我壹二子孫」，其中「壹」作如下之形：⁸⁴

82 華學誠，《揚雄方言校釋匯證》（北京：中華書局，2006），頁836。

83（清）王念孫撰，張靖偉、樊波成、馬濤等校點，《廣雅疏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頁44-45。

84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柒）》（上海：中西書局，2017），放大圖版，頁60。



與詔版篆同从「吉」聲，爲六國文字所僅見。楚文字表示「一」的字形已有「一」、「弋」與从羽从能的「罷」，似不必再創造新的表「一」的字形，此形是沿用底本用字，抑或偶然出現的形聲字，尙需更多資料才能判斷。⁸⁵

另外，近年新出的《清華拾·四告》中，⁸⁶亦已有「懿」字，如下所列：



其中，簡 30 的字形整理者隸作「欵」、其餘四者則隸作「卸」。⁸⁷在進入本節主題論述前，此處就楚簡「懿」字補充說明，以呼應前文的分析：以「壹」爲「懿」字聲符，目前見到最早仍僅限《說文》小篆。在此之前，「懿」字左半既與「壹」無關，亦與「壺」無涉。本文前面梳理與辨析學者關於「壹」、「懿」的各種說法，是透過部件歸納釐清字形分際，而《清華拾·四告》做爲新出材料，則可與此相互對照補充。

關於上揭簡文字形，沈培已指出其左旁是從金文〈班簋〉「懿」字作一類的字形演變而來；「欵」所从「欠」旁則是戰國簡「欠」作偏旁時的變體；其餘四者从「𠂔」則先引述簡帛論壇網名「心包」的看法，指出將「欠」旁改作「𠂔」是變形符爲聲符。⁸⁸

85 上述兩種可能，均承審查人惠示，謹誌謝忱。

86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黃德寬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拾）》（上海：中西書局，2020），放大圖版（無頁數）。

87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黃德寬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拾）》，釋文，頁120。

88 沈培，〈由清華簡《四告》申論周人所言「懿德」的內涵〉。以下引沈培說均見此文，不另注。引文所述「心包」之說，見武漢大學「簡帛論壇·清華十《四告》初讀」<http://www.bsm.org.cn/foru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624&extra=&page=6>，第52樓（檢索日期：2022年1月29日）。

在上述字形分析的基礎上，沈培進一步認為簡文「𨔵」之从「𠂔」除了具有表聲的作用，也應具有表意的作用；具體言之，即是讀為壓抑之抑。以〈四告〉為例，他認為簡文中的「懿朕心」都應讀為「抑朕心」、「懿德」則應讀為「抑德」，指「抑戒之德」。

因〈四告〉簡文尚有多處難以通讀，沈培為此先參酌諸家之說，並以己意提供了一份釋文。以下先引錄其釋文以為討論的基礎，出現「懿」的部份另加底線：

……悵于非彝，心好野，用【二七】告三神，勿斂（恤）哉，變𨔵朕心，毋悵于非彝、野德，野德多不歸厥吉。……【二八】……不度茲事，淫于非彝、愆德，好獸（狩），丕則剥達厥家。嗚呼哀哉，𨔵朕心，毋悵于【二九】非常事，曷唯有不整，鬼神是求，求以斂（恤）厥心，不秉欽德，茲好野？余弗敢知。曷唯有庶人是不【三〇】用厥典圖，吳悲厥心，以歸于野？余亦弗敢知。今多不得德之間，不知言之初，終唯野爰。茲【三一】用𨔵告，毋興悵朕心于常任，余安在辟司以從𨔵德，用乂庶艱，以恪夙夜股肱王身，以厥辟【三二】心，以型先任之辟事先王。……【三三】……矜余小子未得德之行，余畏作文王羞，用克自甚 = 𨔵朕【三四】心之在茲服，畏天非謚，弗正文王若彝德，用曷安靜心……【三五】

上揭簡文中，「𨔵/欽」出現的辭例可概分為二：簡 28「變𨔵朕心」、簡 29「𨔵朕心」、簡 34-35「𨔵朕心」以「朕心」為賓語，「𨔵」讀為「抑」合乎「抑」在上古漢語用作動詞時，多為動作單賓動詞的用法，⁸⁹也合乎簡文多次強調「毋悵于非彝」的期望，⁹⁰確實較泛泛訓為懿美為好。

但簡 30「不秉欽德」、簡 32「從𨔵德」之「𨔵/欽」若也讀為「抑」、理解為「抑戒之德」，首先就會面臨「抑」在上古漢語沒有用作定語的例子（即未見「抑

89 詳參中央研究院語言所《上古漢語標記語料庫》<http://lingcorpus.iis.sinica.edu.tw/cgi-bin/kiwi/akiwi/kiwi.sh>，將檢索範圍設定為全部，檢索條件設定為「VC1」，可得 52 筆（檢索日期：2022 年 2 月 8 日）。語料庫為研究帶來莫大便利，謹誌謝忱。

90 沈培認為〈四告〉第三篇是周穆王之告辭，篇中所述反對「好野」，而傳世文獻則載穆王以好遊而著名，兩相矛盾。對此，他認為簡文祝辭當是祝史一類人所作，祝史代穆王作此篇的用意，可能即在勸誡穆王。筆者則較傾向人心本有不同的面向，心裏面雖然知道不應好逸樂，但又無法自拔，因此禱請神明加祐以平抑內心欲望應也是可能的。

十名詞」之辭例)，遑論即使有的話，此時的「抑」是負面的壓抑、抑制義，還是正面的「抑戒」義，也有待考慮。就簡文敘事而言，祭公的回答是因王「公其告予懿德」的期望而來，王在提問的一開始就限定祭公要回答「抑戒之德」，也不是合理的提問方式。

此外，如果要將所有的「懿德」都理解為「抑德」，也有實際的困難。例如，沈培云：

〈抑〉詩含有抑戒的內容，古今人大概也都沒有異議。這都有利於把〈祭公〉的「懿德」讀為「抑德」，此篇祭公所言，大都是勸誡之言，也印證了「抑德」讀法的可信。

依《詩經》名篇之例，〈抑〉詩之稱「抑」是取首句「抑抑威儀，維德之隅」為名，與全詩內容並無必然關係；而〈抑〉詩〈毛序〉稱「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⁹¹內容雖與「抑戒」有關，要說與刺、警有關亦屬合理，如何將全詩意旨明確確定在「抑」字便有困難。〈祭公〉篇中，祭公對王提出：

汝無以戾□罪疾，喪時二天大功。汝無以嬖御固莊后，汝無以小謀敗大作，汝無以嬖御士疾大夫卿士，汝無以家相亂王室而莫恤其外，尚皆以是中义萬國。⁹²

的勸誡，連續出現五個以「無（毋）以」開頭句子，與壓抑確實有關，但其中只有「無以嬖御固莊后」、「無以嬖御士疾大夫卿士」、「無以家相亂王室而莫恤其外」可說是壓抑自己的喜好而與壓抑有較明確的關係，但「無以戾□罪疾，喪時二天大功」句中「戾□罪疾」是凡人所不樂見者，與壓抑的關係就很不明確了。因此，本文傾向楚文字从「冫」當是聲化，並未兼有表義作用；楚簡「懿德」之「懿」應與金文、傳世文獻所見者相同，都訓為美善之意。

91 (漢)毛亨傳，(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疏，《毛詩注疏》，卷18-1，頁644。

92 黃懷信等，《逸周書彙校集注》，卷8，頁936-939。

七、結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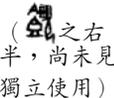
根據以上討論可以揭示在分析「懿」字的構形時，隨著時代的不同，字形各有差異，部件的分析自應隨之不同。純就《說文》自身系統而言，篆形的「懿」从「壹」、「壹」从「壺」並無疑義，但需注意的是，「壹」从「壺」是秦詔版之後才確立的現象。在此之前，秦文字中「壹」、「壺」基本上是有區別的，至多只能說「壹」、「壺」形近，而不能說「壹」從「壺」。

至於「懿」字，始見於西周早期金文，但到西周晚期才普遍加上心旁。在西周早期時，其左側形的來源還不清楚，但與同時期的「壺」字並不相類，將之認為是壺的省形或無蓋之壺，恐怕是受了《說文》影響而來的分析。至於其右側所从繁形的欠旁，當是在省略甲骨「食」的基礎上，改變形體用以表示字義與飲食動作有關。

進一步回溯到甲骨字，左半从食、右半从「懿」字初文，有可能是「噎」或「噫」的表意初文。本文傾向後者，整體取象於打飽嗝之形，除可解釋「懿」為何具有「美」意，還可以進一步說明「徽柔懿恭」、「民之秉彝，好是懿德」等對品德的形容，乃是就具體飽足延伸至內在充實之美而言的，「心」旁的加入正是內在德行轉移重要的組成，文中亦以「顛頷」作為旁證，也可以加深吾人對其字義演變的認識。

總結以上所述，「懿」字自甲骨至《說文》之字形演變，及其與「壺」字的對照，可概括如表二所示：

表二 「懿」、「壹」、「壺」字形演變比較表

		懿	壹	壺	備註
殷商	甲骨文	 (之右半，尚未見獨立使用)	×	 ，壺形。	甲骨字形可分析為：从食从欠，  聲。飽食息也。
西周	金文	 — 	×	 、  ，壺形。	金文字形可分析為：从  ，  聲；或从「心」。「  」是省略「食」旁後，改變形體以強調字義與飲食有關。
戰國	楚文字	A:  B: 		×	A、B形左半均來自金文  類字形左半。A形因與「適、帝」等字混同，有可能失去表音作用，故改从「𠂔」為聲，成為B形。A形可分析為：从欠，  （聲？）。B則分析為从  （聲？）、𠂔聲。  可分析為从壺省，吉聲。
	秦文字	×	(1)  ，未知。 (2)  (3)  ，壺。 (4)  ，从壺，吉聲。	 ，壺形。	(1)的來源未知，(2)是(1)的變化，以與「壺」區分。(3)「以壺表壺」，反映(1)已類化於「壺」，故(4)从「壺」，另加「吉」聲。
漢	小篆		 ，从壺，吉聲。	 ，壺形。	小篆「懿」从小篆「壺」，可分析為从欠从心，壺聲。其中「壺」與楚簡「𠂔」同屬部件聲化。

引用書目

傳統文獻

- (漢)毛亨傳，(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疏，《毛詩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2001，影清嘉慶20年江西南昌府學刻本。
- (漢)徐幹，《中論》，上海：泰東圖書局，1929。
- (漢)許慎，《說文解字》，收入《四部叢刊》，初編冊4，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影靜嘉堂本。
- (漢)趙岐注，(宋)孫奭疏，《孟子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2001，影清嘉慶20年江西南昌府學刻本。
- 舊題(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疏，《尚書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2001，影清嘉慶20年江西南昌府學刻本。
- (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2001，影清嘉慶20年江西南昌府學刻本。
- (晉)郭璞注，(宋)邢昺疏，《爾雅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2001，影清嘉慶20年江西南昌府學刻本。
- (唐)陸德明著，黃坤堯、鄧仕樑校，《(新校索引)經典釋文》，臺北：學海出版社，1988。
- (南唐)徐鍇，《說文解字通釋》，北京：中華書局，2011，影印清道光間祁雋藻刻本。
- (清)王念孫撰，張靖偉、樊波成、馬濤等校點，《廣雅疏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 (清)王筠，《說文解字句讀》，北京：中華書局，1988。
- (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臺北：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9。
- (清)孫詒讓，《古籀餘論》，臺北：華文書局，1971，影印1929年燕京大學本。
- (清)徐元誥集解，王樹民、沈長雲點校，《國語集解》，北京：中華書局，2002。
- (清)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北京：中華書局，2004。
- (清)郭慶藩輯，《莊子集釋》，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4。

近代論著

- 丁福保輯，《說文解字詁林正補合編》，臺北：鼎文書局，1977。
- 中國社科院考古所編，《殷周金文集成》，上海：中華書局，1980-1983。
- 王輝、陳昭容、王偉，《秦文字通論》，北京：中華書局，2016。
- 王輝主編，《秦文字編》，北京：中華書局，2015。
- 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北京：中華書局，1998。

- 宋鎮豪主編，趙鵬編纂，《笏之甲骨拓本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 李宗焜編，《甲骨文字編》，北京：中華書局，2012。
- 李圃主編，《古文字詁林》，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 周鳳五，〈「斃」字新探——兼釋「獻民」、「義民」、「人鬲」〉，《臺大中文學報》，51期，2012年12月，頁1-40。
- 周寶宏，〈學習古文字雜記七則〉，收入吉林大學古文字研究室編，《中國古文字研究》，1輯，長春：吉林大學出版社，1999，頁353-359。
- 季旭昇，〈從《上博五·姑成家父》的「顛頤」到閩南語的「識識」〉，《中國文字》，新39期，2013年12月，頁1-16。
- 林滢，〈說厚〉，收入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主辦，《簡帛》，5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頁99-107。
- 唐蘭，《古文字學導論》，臺北：學海出版社，1986。
- 徐在國，《隸定古文疏證》，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11。
- 袁倫強、李發，〈甲骨文釋讀札記（三則）〉，宋鎮豪主編，《甲骨文與殷商史》，新9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頁247-259。
- 張世超等，《金文形義通解》，京都：中文出版社，1996。
-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柒）》，上海：中西書局，2017。
-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黃德寬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拾）》，上海：中西書局，2020。
- 郭子直，〈戰國秦封宗邑瓦書銘文新釋〉，收入《古文字研究》，14輯，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177-196。
- 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考釋》，上海：上海書店，1999。
- 陳佩芬編，《夏商周青銅器研究·東周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 陳松長、李洪財、劉欣欣等編，《嶽麓書院藏秦簡（壹—參）文字編》，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7。
- 陳昭容，〈論〈詛楚文〉的真偽及其相關問題〉，收入氏著，《秦系文字研究——從漢字史的角度考察》，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3。
- 陳偉主編，《秦簡牘合集》，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4。
- 陳斯鵬、石小力、蘇清芳編著，《新見金文字編》，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2。
- 陳劍，〈說花園莊東地甲骨卜辭的「丁」——附：釋「速」〉，收入氏著，《甲骨文文考釋論集》，北京：線裝書局，2007，頁81-98。

陳劍，〈01 早期古文字「表意字」一形多用「綜論」〉，2019 年政治大學「古文字形體源流研究」課程資料（word 檔）。

陳初生，《金文常用字典》，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04。

彭裕商，〈釋「厚」〉，收入氏著，《述古集》，四川：巴蜀書社，2016。

湖北省荆州市周梁玉橋遺址博物館編，《關沮秦漢墓簡牘》，北京：中華書局，2001。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里耶秦簡》，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

華學誠，《揚雄方言校釋匯證》，北京：中華書局，2006。

黃懷信等，《逸周書彙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楊敏、孟蓬生，〈「懿」及「壹」的來源試析〉，《河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39 卷 6 期，2016 年 11 月，頁 116-119。

楊樹達，《積微居小學述林全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葉玉英，《古文字構形與上古音研究》，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9。

趙平安，《《說文》小篆研究》，南寧：廣西教育出版社，1998。

劉釗，《古文字構形學》，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

劉釗，〈金文字詞考釋（三則）〉，收入《第十三屆全國暨海峽兩岸中國文字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2002，頁 95-99。

劉釗主編，《新甲骨文編》，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4。

劉慶柱、段志洪主編，《金文文獻集成》，香港：明石文化，2004。

蔣玉斌，〈甲骨綴合所得新字形研究〉，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古文字學青年論壇，2013 年 11 月 25-26 日，頁 83-92。

錢鐘書，《七綴集》，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7。

鍾柏生、陳昭容、黃銘崇、袁國華編，《新收殷周青銅器銘文暨器影彙編》，臺北：藝文印書館，2006。

譚家哲，〈懿美與美〉，收入氏著，《形上史論》，臺北：唐山書店，2006。

蘇建洲，〈釋《上博九·成王爲城濮之行》的「肆」字以及相關的幾個問題〉，《中正漢學研究》，24 期，2014 年 12 月，頁 41-65。

網路資源

「心包」，武漢大學「簡帛論壇·清華十《四告》初讀」，<http://www.bsm.org.cn/foru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624&extra=&page=6>，第 52 樓，檢索日期：2022 年 01 月 29 日。

《小學堂文字學資料庫》，<https://xiaoxue.iis.sinica.edu.tw/>，檢索日期：2022 年 02 月 15 日。

- 中央研究院語言所，《上古漢語標記語料庫》<http://lingcorpus.iis.sinica.edu.tw/cgi-bin/kiwi/akiwi/kiwi.sh>，檢索日期：2022年2月8日。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殷周金文暨青銅器資料庫》<http://www.ihp.sinica.edu.tw/~bronze/>，檢索日期：2022年01月29日。
- 沈培，〈由清華簡《四告》申論周人所言「懿德」的內涵〉，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 <ht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4707>，檢索日期：2021年9月21日。
- 陳偉，〈上博五《鬼神之明》篇初讀〉，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93，檢索日期：2022年01月29日。
- 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研究生讀書會，〈清華簡《尹至》、《尹誥》研讀札記（附：《尹至》、《尹誥》、《程寤》釋文）〉，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 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1352，檢索日期：2022年01月29日。
- 劉洪濤，〈談戰國楚系的「𨾏」字〉，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 <http://m.bsm.org.cn/view/17323.html>，檢索日期：2021年9月20日。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Origin of “Yi 懿”^{*}

Lin, Horng-jia^{**}

Abstract

The character “yi 懿” in pre-Qin texts was not so much questioned on its usage as on the analysis of its form, just like the doubtful point in *Shuowen jiezi* that “it follows the form of ‘yī 壹’ and omits the pronunciation of ‘zì 恣’.” Contemporary scholars have equated the glyph 𠄎 in bronze inscriptions to “yi” by means of textual research, which did advance our understanding of this character. However, their argument in favor of the connection between “yi” and “hú 壺” is hardly convincing if we compare it with the material in both oracle bone and bronze inscriptions. On top of that, they failed to offer a plausible explanation as to why the throat of the human figure on the right side of this glyph was deliberately marked as two connected circles. The newly conjoined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in recent years have provided the analysis of “yi” with valuable references earlier than bronze inscriptions. Some scholars held that the making of “yi” might implicate the character “yē 噎,” whereas this article considers the character “yī / 噫” more relevant because it explains why “yi” always signifies virtuousness and benevolence in the literature. This article will also discuss the abundant material on “yi” in the newly collated bamboo strips (e.g., the Tsinghua bamboo strips) that may become a useful reference source for the research on this character’s formal and semantic evolution.

Keywords: yi,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bronze inscriptions, Tsinghua bamboo strips, *Shuowen jiezi*

* Received: 16 February 2022; Accepted: 29 July 2022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